

小说连载 荒凉 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我们都抬头，快落山的太阳很刺眼，土地在阳光下虚化了，好像正被什么东西揉成粉末，一粒一粒地飘散到阳光中去。远处的两个人也像脚没沾地，漂在空中，只有长长的影子在晃动。

他们越走越近，像从浓雾中突然穿出来一样，朝我们挥动双手，又喊又叫。

“天呀！”坎珠拉姆跳起来，对格桑拉姆说：“是苗二和甲嘎。”

她们朝两个男人跑去，达瓦拉姆紧靠着我：“你终于有伴儿了。”

两个凯旋归来的汉子眼中，所有人都是他们的朋友和兄弟，他们捶捶这个人的胸膛，拉拉那个人的手，对着姑娘们的耳朵说着胆大的笑话，羞得人家捂住烧红的脸躲在一旁，他俩便仰头毫无顾忌地哈哈大笑。格桑拉姆和坎珠拉姆帮他们提着沉重的行李，我与达瓦拉姆悄悄地跟在后面。我们追着阳光走，脚踏在上面，一大片火辣辣的阳光便熄灭了。

山寨又一个快乐的夜晚，悄悄地来临了。

进了山寨，苗二才回头看我。坎珠拉姆说：“新来的。”苗二便把他瘦长的手伸了过来，我握住他的手，那细长的指头硬如棍棒，使劲一夹，又松开了。他说：“是从省城来的吧？我在达通坝草地就听说了。”

我有些拘谨地笑，吞吞吐吐说不出话，样子肯定很傻。甲嘎拍拍我的背，说：“怕什么，我们以后就是在一个锅里舀饭吃的兄弟了。”

他俩住在麻布队的种子仓库，拉开门，一股刺鼻的灰烟味喷了出来，四处躲藏的老鼠的叽叫声便响成了一片。屋内很黑，苗二划燃一根火柴，我才看清了这间到处堆放着牛皮口袋的屋子。苗二把窗户撑起来，屋内有了风的气息，我们才好受了些。苗二坐在床边对格桑拉姆喊：“饿死人了，拿点吃的来！”

他往床铺上仰躺下去，咬地一声尖叫，我们都吓了一跳。他的乱七八糟的床垫中，钻出一只又肥又大的灰老鼠，从他的肚皮上跳下地，又爬上桌子、柜子和屋梁。在屋梁上露出两只贼亮的眼睛，朝下看着。当苗二把疲惫的身子缩进床头的那堆棉絮时，又张大嘴惊恐地大叫起来。

我们举起灯盏走过去。那堆棉絮中有五六只肉红的东西挤成了一团，吱吱地叫个不停。是刚出生的小老鼠。

苗二脸都气白了，大喊大叫：“摔死它们！踩死它们！”

三个拉姆却捂住脸做出怜悯的样子，说：“阿拉拉，可怜的小东西，打死它们，要遭报应的！”

格桑拉姆把小老鼠笼在围裙中，轻手轻脚地把它放在种子箱的背后。苗二说：“你们还想喂老鼠？”格桑拉姆说：“看看这些没长毛，眼睛也没睁的小虫虫多可怜呀！你难道还忍心摔死它们？”

苗二有些生气了，声音也大了起来：“你们想当菩萨，就拿到你们屋里喂去吧。喂在你们的枕头边上都可以，不要放在我的屋里。”

格桑拉姆又笼起了小老鼠，在厨房的角落找了个安全的地方，给小老鼠做了个窝。苗二又把床上的棉絮扯了下来，扔出了屋外。那上面浓重的鼠屎味，嗅着就恶心死了。他摇摇头，说：“老鼠是恶心的东西，我从小就讨厌死了它们。唉，想不到你们还想喂它们，是喂肥了烤来吃吧？鼠肉我是坚决不吃的。”

格桑拉姆生气了，大声说：“我不是喂养，是觉得那些小虫虫可怜！”

苗二把自己的被盖卷打开，只有一床厚厚的被盖。他躺上面，才感觉到舒服了些。

第二天，厨房内的那堆棉絮和小老鼠都不见了，问谁都说不出来。我想，肯定是母老鼠顺着气味，找到了自己的子女，搬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去了。苗二早晨爬起来，就嚷：“我一定要喂只猫！”

甲嘎却说：“我要喂只狗。达洛泽仁早就对我说了，他的狗崽了，一定给我一只。那可是生有四只眼睛的藏狗哟，凶得很！”

苗二说：“我还是喂只猫。”

那夜里，我没回去，同甲嘎挤在一个床铺上。甲嘎说，天亮后就去阿嘎那里把我的床搬过来。知青应该住在一起。

那夜，他俩边喝三个拉姆熬的奶茶，边讲他们在牧场上的遭遇。甲嘎还是不爱说话，只有苗二讲得手舞足蹈，讲得屋中所有的人似乎都骑着马在软绵绵的草地上奔跑，直到灯油耗尽了还不愿离开。

那夜里，我看见格桑拉姆钻进了苗二的被窝。可不久，又钻了出来，很伤心地走了。苗二躺在没有棉絮铺垫的硬板上，一动不动，不一会儿，便传出了很响的鼾声。

屋梁上，老鼠把什么东西啃得很响。

雪山的影子

草地，从苗二那张生满茸毛的嘴皮吐出来，便失去了具体的形象，只剩下一些简单的活泼不起来的词：草，牛，大盘角绵羊，矮脚马，帐篷，藏獒，酥油，鲜奶，奶渣，人参果，旱獭，嘎巴拉神山，捆中措圣湖，无鳞鱼……不管我怎么问，他就是不说草原，甲嘎也只是点头，嘿嘿地笑，不回答我想知道的东西。

(未完待续)

赤壁怀古千年悠(上)

此生缘结 318

◎楚江舒

苏轼生于书香门第，自幼受到父母的悉心培育，加之自身勤奋好学，遂博通经史。少时的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，立下了以许身许国的志趣。

苏轼年幼时，父亲苏洵进京赶考，考不中也不回家，而是四处游历，所以教育孩子读书的任务就落到了苏轼母亲程氏的身上。程氏读书不多，但却深明大义，在教育孩子方面颇有远见卓识。

据说一次，程氏教苏轼读《后汉书·范滂传》。范滂是东汉名士，性格刚正，品行清廉，他主张抑制豪强，反对宦官专权，终遭党锢之祸，死于狱中。被捕前范滂与母亲诀别，声称自己不孝，其母深明大义，说：“儿今日能与李膺、杜密齐名，死亦何恨？”年幼的苏轼读到这便问母亲：“孩儿若要做范滂一样的人物，母亲允许吗？”母亲说：“你若能为范滂，那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？”这句看似寻常的激励帮助苏轼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，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成年从政后的苏轼，一直致力于革除时弊，且有一说一，从无畏惧。自然，在这方面也吃亏甚多。

透过历史烟云，可以看见苏轼的志存高远却换来了事与愿违，一生飘零。入仕以后，苏轼一直遭到新党与保守党的打压。乌台诗案，几置死地。但他仍希望驰骋沙场，“千骑卷平冈”“会挽雕弓如满月”……十足一个怀揣报国热忱的赤胆忠心英雄。

在今日凭吊三苏祠时，人们眼中的苏轼是仕途失意之人：36岁他上书神宗，论朝政得失，迁怒王安石，被贬杭州。39岁被贬密州。42岁被贬徐州。44岁受奸人谗言所害，罪名作诗讽刺朝廷，差点惨遭杀害，被贬黄州，当时的黄州可是个令人自生自灭的地方——人们在今日凭吊这位文学巨匠之时，也会发出这样的疑惑：“难道其无与伦比的才气，也成为了被祸害的理由？”苏轼一生仕途坎坷，尝尽人生大起大落，大喜大悲，人生境界也在各个阶段逐渐升华。也正是因为这些逆境，才得以塑造出一个完美饱满的让人推崇的伟岸形象。

在黄州的日子久了，苏东坡的豁达逐渐形成。在雪堂的墙上门上，他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警示，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：

出與入犖，厥蓬之机。
洞房清宮，寒熱之媒。
皓齒峨眉，伐性之斧。
甘脆肥濃，腐腸之藥。

即使在今日，这四句话也有着很深刻的现实意义。通过四警东坡谆谆善诱地告诫自己和人们：出入都乘坐车子，就是麻痹瘫痪的兆头；常住幽深的住宅、清凉的官室，就是伤寒和中暑的媒介；贪恋女色、沉溺情欲，就是摧残性命的利斧；甜食脆物、肥肉烈酒，就是腐烂肠子的毒药。苏东坡想告诫人们的是：失去人问美好的东西之人，才有福气！这也揭示了一个哲理，那就是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”

今天，我们来看看苏东坡，当时之所以他能够到处快乐满足，就是因为持有了这种幽默的看法，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。即使后来他被贬谪到琼崖海岛，当地无医无药，他却对朋友说：“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，予颇自庆幸。”其幽默、诙谐的言行可见其达观的处世态度。要么适应环境，要么改变自己。对苏东坡来讲，其适应能力之强，其豁达乐观精神足以照耀文史。

尽管屡遭贬谪，苏东坡始终是江山风月永恒和忠实的发现者和拥有者。比起李白、刘禹锡吞山吐岳式的豪迈，苏东坡一改“相看两不厌，独坐敬亭山”的怀才不遇，以及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的蹉跎感叹，在黄州苏东坡的达观是平实的。可以想见，他脚下踏着的不是盛唐的土地，而是偏安一隅、国力积弱的宋土，所以他的豪迈更加不入流俗，愈加高远卓越。

在黄州，耕作之余的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，心中甚是欢喜，他写到：“某现在东坡种稻，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。有屋五间，果菜十数畦，桑百余本。身耕妻蚕，聊以卒岁也。”

在黄州通过自我耕作，苏东坡一家现在衣食足堪自给，也基本心满意足。纵观历史，不难发现苏东坡是一位把独立精神推向极致的文人。不论革新派还是保守派当权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，明知会触怒权贵、祸殃己身仍不移矢志，其魄力在当时不乏阿附逢迎的封建官场中称得上是凤毛麟角。同时，也正是这种思想、见解、人格上的真正独立，铸就了苏东坡在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。同时，他也是一位把乐观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。在黄州物力维艰的条件下，他苦中作乐，自己耕种、造房、筑水坝，与农夫相契、渔翁同舟、樵夫共歌……后来，在海南岛，由于远离陆地，物资更加匮乏，生活更为艰难。据记载，要很长时间才能吃一次从羊骨头缝里剔下来的肉屑。加之年事渐长，亲友远隔天涯，一般人是很难撑下去的，可这位少年得意、才华惊世的大文豪硬是撑了下去。连剪脚趾甲这样的琐事，他也品出了其中的乐趣。这让我想起了在茫茫酷寒之地，所渡过的13年，也正是缺乏这种乐观

精神。今天，我们来瞻仰苏东坡的乐观，已经不是文人失意时的一种平常姿态，而是一种宝贵品格，犹如明月皎洁、熠熠生辉。他不同于李白，在诗酒中放任形骸，寻求解脱；他也不是杜甫，在困厄中痛心疾首，做苦行僧。对苏东坡来说，我们能看到他就是一个，一个实实在在、可亲可敬的人，他把所有的浪漫诗意和宇宙人生的思索都建立在触手可及的生活上，像平常人身边那一位位眉眼毕现、个性鲜明的邻居和亲友。可以说，在中国的文化史上，苏东坡的这种乐观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许多文人。从张岱、梁实秋、汪曾祺等许多大家的散文中，都可以看到苏东坡的影子。入得了世才出得了世，随得了俗方脱得了俗，苏东坡堪当此誉。

当时，黄州也就是个偏远苦寒的小地方，但是苏东坡在这里拥有了无限的闲暇时光、美好的风景人物、敏感的想象构思……对于一代大文豪的他来说，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收获。可以对月夜倾心，能够对美酒痴醉，也可以与江水相伴，还能对庄稼期盼……在黄州，这些大美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人文习俗，让苏东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趣味，使得他在黄冈的日子也逐渐有了美滋滋的惬意，甚至那一点点“小确幸”。在庄稼已种上，不去忧思金钱财务烦心的时际，苏东坡开始享受黄州乡村生活，以及在这里的每一个日子给他的快乐与幸福。颇有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味道，让人无限感念。想必，当今人沿着大江、大河，甚至是G318线到黄冈，你是否也能拥有这份快乐与幸福？

苏东坡在黄州有一群朋友，像他一样可以把时间自由挥洒，而且还和他一样，虽然身上金钱不多，但是空闲不少。这些人之中，有奇特无比的李尚，若不是苏东坡笔下记载他睡量之大，后人便会对李尚茫然无知了。据记载：午饭之后，朋友正下围棋时，李尚便到躺椅上躺下，立刻便能酣然入睡。旁人下了几盘之后，李尚翻身说：“我刚睡了一回合，你们战了几回合了？”苏东坡在他的札记里说：李尚在四脚棋盘上用个黑子独自作战。“着时自有输赢，着了并无一物。”此等生活真是睡梦充足，堪似欧阳修的一首七绝那样美：

夜凉吹笛千山月，路暗迷人百种花。
棋罢不知人换世，酒阑无耐客思家。

雪堂的台阶下，有一小沟，横跨一小沟而过，若非下雨，沟内常干涸。雪堂之东，有高柳树一株，再往东，有一小水井，中有冷泉，颇清冽，是苏东坡一家当年取水处。往东的低处，有稻田、麦田、桑林和菜圃，另有一片大果园。他处种有茶树，是从邻近友人处移来的。也许在今人看来，苏东坡的这种生活是一种让人向往的日子，但在当时确实实实在在的被迫居于于此。

在农舍后面是远景区，位于一小丘之上，下面乡野景色，一览无遗。当年，苏东坡的西邻姓古，有一片巨竹林园，枝叶茂密，人行其中，不见天日。苏东坡就在此浓阴之中，消磨长夏。

在黄州的日子里，苏东坡已是真正耕作的农夫。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诗里，他说：去年东坡拾瓦砾，自种黄桑三百尺。今年刈草盖雪堂，日炙风吹面如墨。平生懒惰今始悔，老在劝农天所直。沛然倒赐三尺雨，造物无心愧难测。四方上下同一云，甘露不为龙所隔。蓬蒿下湿迎晓来，灯火新凉催夜织。老夫作罢得甘寝，卧听墙东人响屐。腐儒舂粮支百年，力耕不受众贤价。破晓漏水不耐旱，人力未受求天全。会当作活径千步，横断西北遮山泉。四邻相率助举杯，人人知我囊无钱。明年共看决渠雨，饥饱在我守关天。谁能伴我田间饮，醉倒惟有支头砖。

诗句结尾处的问话让人无限感叹，一朝闻名天下的大才子苏东坡居然也能写出如此接地气乡野诗句。

有一段日子，久旱不雨，后来下了雨，苏东坡和农人一样快活而满足，他写诗以和：沛然扬扬三尺雨，造化无心既难测，老夫作罢得甘寝，卧听墙东人响屐，腐儒舂粮支百年，力耕不受众贤价，会当作活径千步，横断西北遮山泉，四邻相率助举杯，人人知我囊无钱。

在黄州的日子长了，慢慢地苏轼不再孤寂了，从各地赶来拜访探视的朋友渐渐多了。叶梦得在《避暑录话》里记载，苏轼在黄州，每天早上起来，如果没有客人到访，就自己去拜访朋友。“设一日无客，则歉然若有疾。”试想，作为一被流放到此的囚犯，能够聊以慰藉的除了诗书和劳作之外，还有三五好友、知音能够畅叙也不失为人生一大快事。

扫一扫 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